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十字路口

李国文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587-370-4/I·330

定价:9.45 元

## 序

每到夏收以后，农村里就该挂锄，城里人就该歇伏了。不过，一想到暑热天气，酷阳当顶，便没了出门的兴致。但今年，北京的雨水较多，因而不是那么热得令人难耐，遂有可能走出家门，到各处去转转。

这种消闲活动，通常，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信步而行，欲止则止，遇车即上，欲下则下。可得看，多待会儿，无得看，打道回府。这大概算得上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陶然了。老实讲，在现代生活节奏的社会里，能够做到“惯得魂梦未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的行止随便，惬意自如，也是一种难得的快乐。

因为人们或是主动，或是不情愿地，给自己规定得太多太多，不是必定这样，就是不可那样地做事，说话，开会，上班，吃饭，劳动，应酬，敷衍，实在是很累很累的。那么在心劳神疲，殚思竭虑，魂不守舍，压力重重之下，这种轻松一下的行为，便是必要的协调了。当然，轻松的方式很多，下象棋，

打麻将，逛公园，看电影，是很多人放松自己的办法。如果不那么囊中羞涩，要情调一些的话，咖啡屋小坐，保龄球一番，到郊区打打高尔夫，夜总会里跳跳迪斯考，也是使紧张神经为之舒缓的好去处。

然而，也怪，读书人的消闲，说来说去，仍是离不开一个书字。所以，在这个夏季里，倒有不少次这样无目的，无打算，走到哪就是那的轻松；统计一下，十之八九，倘非书店，图书馆，便是偶尔的书展，和街头上永远花花绿绿的书摊了。尤其最近的北京，至少今年以来，大商场里也有书可买，更多了一些可以驻足的地方。我发现，好多我的朋友，总是喜欢把时间消磨在这种地方。虽说出门了，上街了，结果不过换个场合读书罢了。

好象古人也如此，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载：“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

这也怪有趣，如果不是愚，大概属于读书人的天性了。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捧读着两种书，一种是铅字印出来的；另一种，便是叫着人生的这本无边无沿，无休无止的大书了。一般说，读前面的书，易；读后面的书，难。因为即使印出来的最新的书，也是过去。时间的疏隔，已与读者无切肤之痛的关连，可以从容对待，再则允许选择，喜欢读则读之，不喜欢读则不读之。相反，社会，现实，人际关系，日常生活，才是一本真正的大书。这本无字的书，比所有有字的书，学问广博，道理深奥，意旨纷繁，章

法多端。有的人读得好些，庶几不至于碰壁，有的人读得差些，有时连生存也会艰难，有的人读得快些，可以免得落伍，有的人读得慢些，保不准屁股就要挨打了。这本书的厉害之处是：你读也得读，不读也得读，毫无选择余地，谁也没法逃避。你一定逆着，犟着，硬顶着，不买他的帐，你就得付出代价。

所以，在踱步时，路过马路，忽有所思，不禁悟道。看起来，人，你我他都在内，其实不也永远处于这两种书的交会点上嘛？眼前如同没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纷至沓来，目不暇给，难免眼花缭乱，不知所从。但定下心来，将这两种书，横过来读，竖过去念，你就会发现，若是能够努力看透的话，就能从思古之幽情中，学会一点适应生活的能力。

看透，或者努力看透。舍此之外，焉有他哉？

一九九六年孟夏京华

## 目 录

苏东坡戒诗 .....	(1)
难寻旧梦 .....	(11)
苏东坡的最终流放 .....	(19)
苏东坡饮酒 .....	(33)
合浦东坡亭记 .....	(38)
名士的矫情 .....	(45)
名士病 .....	(49)
文人相嫉 .....	(53)
闲话建安七子 .....	(61)
论“.....” .....	(75)
宰予昼寝的启示 .....	(80)
历史这面镜子 .....	(84)
自审与自信 .....	(87)
说谎与信谎 .....	(93)
《人君寿考》辨 .....	(98)
难得买书钱 .....	(102)

书肆难寻 .....	(106)
有钱与有书 .....	(109)
读书无悔 .....	(112)
读书的风气 .....	(116)
谁是“王麻子” .....	(120)
洛阳旧事 .....	(123)
果戈理的迷茫 .....	(128)
镜花缘中人 .....	(131)
挂在嘴边的上帝 .....	(136)
追求你的个性 .....	(139)
老字号情结 .....	(143)
有感于“木兰从军” .....	(148)
金字塔的启示 .....	(152)
假如阿Q活着 .....	(155)
毛笔字之憾 .....	(158)
做人的科学 .....	(162)

---

消闲佳品 .....	(165)
门外谈球 .....	(169)
“费厄泼赖”不可少 .....	(173)
木屐、早茶及其它 .....	(176)
失去的手书 .....	(184)
小脚,辫子,英国诗 .....	(188)
作家的劳动 .....	(195)
送礼考 .....	(200)

## 苏东坡戒诗

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兀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纒继了。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



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磅赏金。那时的英磅，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

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彩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蜚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网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蜚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网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

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现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不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项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彩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一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

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项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嘛？

苏軾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勋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至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它。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

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唐，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嘛？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位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因为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贴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

天下第一了嘛？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查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书》里写过：“公劝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便可知，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他甚至关在大狱里，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啜春鸟。”有一次，他给他弟弟写诗，由想到了死而写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笔锋一转，诗人仍旧写出了“百年未满足先偿债”，“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满腔悲愤，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而且还是忍不住而非爆发不可的。

关了几个月的大狱，这位大师释放了，步履踉跄地走在汴京街头。“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闹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诗情更是涌溢而来。尤其一杯酒，握在手里，“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时候，什么戒诗，什么诗戒，全不在话下了。于是他挥毫疾书出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可见诗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小人手里，不又是口实么？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天性难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一零八六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孽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



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喜欣。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情公然诬罔”，要“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呆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